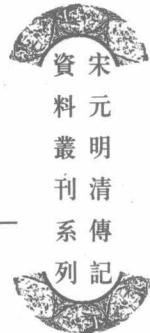


宋元明清傳記
資料叢刊系列

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

本社影印室 輯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

本社影印室 輯

48

北京圖書出版社

宋人軼事彙編卷十三

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洪芻

少游爲黃本校勘甚貧，錢穆父爲戶書，皆居東華門之堆塲場。少游春日作詩遺穆父曰：「三年京國鬢如絲，又見新花發故枝。日典春衣非爲酒，家貧食粥已多時。」穆父以米二石送之。王直方詩話

王右丞二月十一日生日。程文通諸人前期袖詩草謁秦太虛，問曰：「右丞生日，必有佳作。」少游以詩草示之，乃押九青韻俱盡。首云：「元氣鍾英偉，東皇賦炳靈。蓂敷十一莢，椿茂八千齡。汗血來西極，搏風出北溟。」諸人愕然相視，不敢更出袖草。桐江詩話

秦少游晚出左掖門，有詩云：「金雀觚棱轉夕暉，飄飄宮葉墮秋衣。出門塵漲如黃霧，始覺身從天上歸。」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銜耀如此，必不遠到。詩話總龜

少游紹聖間以校勘爲杭倅。方至楚泗間，有詩云：「平生逋欠僧房睡，準擬如今處處還。」詩成之明日，以言者落職，監處州酒。人以爲詩讖。

呂申公在揚州日，因中秋令秦少游預擬口號，少游遂有「照海旌幢秋色裏，激天鼓吹月明

中」之句。是日微陰，公云：「使不著也。」少游復作一篇云：「自是我公多惠愛，卻回秋色作春陰。」諸溪漁隱叢話

東坡初未識秦少游，少游知其將至維揚，作坡筆題壁於一山寺。東坡果不能辨，大驚。及見孫莘老，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，乃嘆曰：「向書壁者，豈此郎也！」冷齋夜話

薦謂少游曰：「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，又琢磨之功，殆未有出其右者。」少游曰：「吾少時用意作賦，習慣已成。誠如所諭，不畏磨難。然自以華弱爲媿。」邢和叔曰：「子之文銖兩不差，非秤上秤來，乃等子上等來也。」師友談記

少游嘗以真書題邢敦夫扇云：「月團新碾淪花瓷，飲罷呼兒課楚詞。風定小軒無落葉，青蟲相對吐秋絲。」山谷見之，乃於扇背小草題一詩云：「黃葉委庭觀九州，小蟲催女獻公裘。金錢滿地無人貫，百斛明珠薏苡秋。」少游後見之曰：「逼我太甚！」詩話總述

山谷戲書少游壁詩，有「誰餵百牢鶴鵠眼」之句，注「鶴鵠」以指所盼者。山谷詩話

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。東坡曰：「不意別後卻學柳七作詞。」少游曰：「某雖無學，亦不如是。」東坡曰：「『銷魂當此際』，非柳七語乎？」坡又問別作何詞，少游舉「小樓連苑橫空，下窺繡縠雕鞍驟」。東坡曰：「十三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。」高齋詩話

東坡呼少游爲「山抹微雲君」。

藝苑雌黃

少游在蔡州，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密，贈之詞，有「玉佩丁東」句。又有贈陶心兒詞云：「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。」東坡謂其恐爲他妓所賴。高齋詩話山谷次韻孫子實寄少游詩云：「才難不易得，志大略細謹。」王立之詩話少游極怨山谷此句，謂言蔡州事，少人知者。山谷詩注

杭有一倅，閒唱少游滿庭芳詞，偶誤舉一韻曰：「畫角聲斷斜陽。」琴操在側曰：「畫角聲斷譙門，非斜陽也。」倅曰：「汝可改韻否？」琴卽改云：「山抹微雲，天連香草，畫角聲斷斜陽。暫停征轡，聊共飲離觴。多少蓬萊舊侶，頻回首，煙靄茫茫。孤村裏，寒鴉萬點，流水繞紅牆。魂傷當此際，輕分羅帶，暗解香囊。漫贏得秦樓薄倖名狂。此去何時見也？襟袖上，空有餘香。傷心處，長城望斷，燈火已昏黃。」東坡聞而賞之。能改齋漫錄

程伊川一日見少游，問：「天若有情，天也爲人煩惱，是公詞否？」少游意伊川賞之，拱手遜謝。靈虛閣評伊川云：「上穹尊嚴，安得易而侮之？」少游慚而退。

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。

香祖筆記

暢姓惟汝南有之。其族尤奉道，男女爲黃冠者十之八九。有女冠暢道姑，姿色妍麗，神仙人也。少游挑之不得，乃作詩曰：「瞳人剪水腰如束，一幅烏紗裹寒玉。超然自有姑射姿，回看粉黛皆塵俗。霧閣雲窗人莫窺，門前車馬任東西。禮罷曉壇春日靜，落紅滿地乳鴉啼。」桐江

詩話

秦少游侍兒朝華，姓邊氏，京師人。元祐癸酉納之。嘗爲詩曰：「天風吹月入闌干，烏鵲無聲子夜閒。織女明星來枕上，了知身不在人間。」時朝華年十九。後三年，少游欲修真斷世緣，遂遣歸父母家，以金帛嫁之。朝華臨別，涕泣不已。少游作詩云：「月霧茫茫曉柝悲，玉人揮手斷腸時。不須重向燈前泣，百歲終當一別離。」朝華既去二十餘日，使其父來曰：「不願嫁，卻乞歸。」少游憐而復取歸。明年，少游出倅錢塘。至淮上，因與道友議論，歎流光之遄速，謂朝華曰：「汝不去，吾不得修真矣。」亟使人走京師，呼其父來，遣隨去。復作詩云：「玉人前去卻重來，此度分攜更不回。腸斷龕山別離處，夕陽孤塔自崔巍。」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，少游嘗手書記其事。未幾，遂竄南荒。墨莊漫錄

秦少游南遷至長沙。有妓平生酷愛秦學士詞，至是知其爲少游，請於其母，願託以終身。少游贈詞，所謂「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」者也。念時事嚴切，不敢偕往貶所。及少游卒於藤，喪還，將至長沙。妓前一夕得諸夢，卽送於途。祭畢歸而自縊。陔餘叢考引野客叢書 按今野客叢書不見此條，夷堅志載此事。容齋四筆又自辨之。

瞿塘之下，地名人鮓甕，少游嘗謂未有以對。南遷度鬼門關，乃爲絕句云：「身在鬼門關外天，命輕人鮓甕頭船。北人慟哭南人笑，日落荒村聞杜鵑。」侯鯖錄

少游謫古藤，意忽忽不樂。過衡陽，孔毅甫爲守，與之厚，延留待遇有加。一日飲於郡齋，

少游作千秋歲詞。毅甫覽至「鏡裏朱顏改」之句，遽驚曰：「少游盛年，何爲言語悲愴如此！」遂廣其韻以解之。居數日別去，毅甫送之於郊，復相與終日。歸謂所親曰：「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，殆不久於世矣。」未幾卒。獨醒雜志

少游有詞云：「醉卧古藤陰下，了不知南北。」其後遷謫，卒於藤州光華亭上。獨醒雜志

冷齋夜話

云：「醉起以玉盃汲泉，笑飲而化。」

潭守宴客合江亭，張才叔在坐。有一妓獨唱二句云：「微波渾不動，冷浸一天星。」才叔索其全篇，妓曰：「夜坐商人船上，鄰舟一男子倚檣而歌，不能盡記。」有趙瓊曰：「此秦七聲度也。」使人訪之，果少游靈舟。五嶽志

秦觀子湛，大鼻類蕃人，而柔媚舌短，世目爲「嬌波斯」。雞肋編

靖康間，有女子爲金虜所俘，自稱秦學士女，道上題詩云：「眼前雖有還鄉路，馬上曾無放我情。」讀者悽然。曾季狸作秦女行

梅磊詩話

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末。老學庵筆記

文潛人物魁偉，故無已有詩云：「張侯便然腹如鼓，雷爲飢聲汗爲雨。」山谷有詩云：「六月火

雲蒸肉山。」皆戲語也。直方詩話

昔四明有僧，身矮而腹蟠，嘗負一布袋，人目爲布袋和尚。臨終作偈曰：「彌勒真彌勒，分身

百千億。時時識世人，時人總不識。今世遂塑其像爲彌勒菩薩。張文潛學士貌與僧肖。魯直詩云：「形模彌勒一布袋，文字江河萬古流。」

張文潛崇寧元年知潁州。表云：「我來自東，每兢兢而就列；炊未及熟，又掣掣而告行。」臣僚上言：「豈有君父之前，輒自稱我？雖數更赦宥，不可追咎，然不可不禁。今後如有犯者，仰御史臺卽時彈劾。」

能改齋漫錄

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：「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，何如？」安道云：「賢只消去看字說。」文潛曰：「字說也只二三分不令人意處。」安道云：「若然，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！」文潛大笑。

道山清話

張文潛初官通許，喜營妓劉淑女，詞苑叢談作漱奴爲作詩曰：「可是相逢意便深，爲郎巧笑不須金。門前一尺春風髻，窗外三更夜雨衾。別燕從教燈見淚，夜船惟有月知心。東西芳草渾相似，欲望高樓何處尋？」又云：「未說蝤蛴如素領，固應新月學蛾眉。引成密約因言笑，認得真情是別離。尊酒且傾濃琥珀，淚痕更著舊胭脂。北城月落烏啼夜，便是孤舟腸斷時。」

侯鵠錄

張文潛、晁無咎一日閱朝報，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。無咎意以爲平緩，曰：「子由此除不離核。」謂如果之黏核者。文潛遽曰：「豈不勝汝枝頭乾乎！」東北有果如李，每熟不卽摘，輒槁，土人謂之枝頭乾。

石林燕語

張未知潁州，聞坡卒，出己俸於薦福禪寺修供，以致師尊之哀。乃遭論列，責授房州別駕，

黃州安置。清波雜志

張文潛好食蟹。晚年苦風痹，然嗜蟹如故，至剔其肉，滿貯巨桔而食之。

梁谿漫志

張文潛三子，秬、秸、和，皆中進士第。秬、秸在陳死於兵，和爲陝西教官，歸葬二兄，復遇盜見殺。文潛遂無後。老學庵筆記

陳無已嘗以熙寧、元豐間事爲編年。書既成，藏之龐莊敏家。無已之母龐氏也。紹聖間，龐氏子懼爲己累，竊其書焚之。世無別本，無已終身以爲恨。却掃篇

陳無已詩曰：「向來一瓣香，敬爲曾南豐。」則陳無已承嗣鞏和尚爲何疑。

竹坡詩話

世言陳無已每登覽得句，卽急歸臥一榻，以被蒙首，惡聞人聲，謂之「吟榻」。家人知，卽貓犬皆逐去，嬰兒稚子抱寄鄰家。徐待詩成，乃敢復常。文獻通考

余問山谷：「今之詩人誰爲冠？」曰：「無出陳無已。」「其佳句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吾見其作溫公挽詩一聯，便知其才無敵。曰：『政雖隨日化，身已要人扶。』」冷齋夜話

雙井黃叔達，字知命。初自江南來，與彭城陳履常俱謁法雲禪師於城南，夜歸過龍眠李伯時。知命衣白衣騎驢，緣道搖頭而歌；履常負杖挾囊於後。一市大驚，以爲異人。伯時因畫爲圖，而邢敦夫作長歌。直方詩話

晁無咎謫玉山，過徐州時，陳無已廢居里中。無咎置酒，出小姬娉娉舞梁州。無已作減字木蘭花云：「娉娉裊裊，芍藥梢頭紅樣小。」舞袖低徊，心到郎邊客已知。金尊玉酒，勸我花間千萬壽。莫莫休休，白髮簪花我自羞。」無咎歎曰：「人疑宋開府梅花賦清豔不類其爲人。無已此詞，過於梅花賦遠矣。」墨莊漫錄

建中靖國元年，陳無已以正字入館，未幾得疾。樓異世可時爲登封令，夜夢無已見別，行李匆匆。樓問：「是行何之？」曰：「暫往杏園，東坡、少游諸人皆在彼已久。」樓起視事，得參寥子報云：「無已逝矣。」春渚紀聞

無已子豐，詩亦可喜，晁以道集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。建炎間，以無已故，特命官。李鄴守會稽，來從鄴作攝局。鄴降虜，豐亦被繫累而去，不知存亡。無已之後，遂無在江左者。老學庵筆記

王詵爲侍禁三班院差，監修主第。語同事曰：「吾輩受寒暑，修成，不知誰家廝居此。」既而詵尚主，不逾年，身居之。說儲

王晉卿得罪謫外。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，乃東坡所見也，爲客縣馬氏所得。後晉卿還朝尋訪，微知之，作詩云：「佳人已屬沙吒利，義士今無古押衙。」僕在密縣，與馬縉輔遊，知之最詳。縉輔在其兄處見之，國色也。彦周詩話

洪駒父恃才而傲，每讀時輩篇什，大叫云：「使人齒頰皆甘。」其人喜而問之曰：「似何物？」駒父曰：「不減樹頭霜柿。」人每頗面而去。比汴京失守，粘沒喝勾括金銀，駒父以奉命行事，日惟觴酌，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。竟爲綱紀自利，峻於搜索。坐貶沙門，亦大冤也。楓窗小牘 洪芻之母，黃山谷之妹，生而重瞳。見能改齋漫錄卷十四。婦人重瞳，絕無僅有。洪芻、余大鈞誘宮媛爲妾，見續名臣言行錄李綱事下。

洪炎玉父嘗戲汪革信民曰：「某是范淳夫知舉時過省，可以無愧。」信民乃林希知舉時作省魁，不得不慚於某也。師友雜志

文同 錢勰 唐庚 賈收 朱臨子服 蘇庠 郭祥正

東坡云：「與可畫竹，初不自貴重。四方之人，持縑素而請者，足相躡於門。與可厭之，投諸地而罵曰：『吾將以爲韁材。』士大夫傳爲口實。及與可自洋州還，而余爲徐州。與可以書遺余曰：『近語士大夫，吾墨竹一派，近在彭城，可往求之。韁材當萃於子矣。』」苕溪漁隱叢話

文湖州畫竹爲女奩具，其後兩家以此涉訟。

柳亭詩話

文與可每爲人寫竹竟，輒屬曰：「無令着語，俟蘇翰林來。」東山談苑

元豐末，章子厚爲門下侍郎，以本官知汝州。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，行告詞云：「鞅鞅非少

主之臣，悻悻無大臣之操。」子厚固怨之矣。

按高齊漫錄作林希事，曲消舊聞、貴耳集俱作錢穆父，互見章惇條下。元祐間，穆父在翰苑，詔書內有「不容羣枉，規欲動搖」。以指子厚，尤以切齒。紹聖初，子厚入相，例遭斥逐。穆父既出國門，蔡元度餞別，因誦其前聯，云：「公知子厚不可撩撥，何故詆之如是？」穆父愀然曰：「鬼劈口矣。」元度曰：「後來代言之際，何故又及之？」穆父笑曰：「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。」

揮麈錄

錢穆父爲如皋令，會歲旱蝗發。而泰興令獨給郡將云：「縣界無蝗。」已而蝗大起，郡將詰之。令辭窮，乃言縣本無蝗，蓋自如皋飛來。仍檄如皋，請嚴捕蝗，無使侵鄰境。穆父得檄，輒書其紙尾云：「蝗蟲本是天災，卽非縣令不才。既自敝邑飛去，卻請貴縣押來。」

避暑錄話

春渚紀聞作米元章知雍丘縣事，其紙尾之詩曰：「蝗蟲本是空飛物，天遣來爲百姓災。本縣若還驅得去，貴司却請打回來。」

錢穆父尹京，爲近時第一。余嘗見其剖決甚閒暇，雜以談笑諢語。而每一顧問，胥吏皆股慄不能對。一日因決一大滯獄，內外稱之。會朝，蘇長公譽之曰：「所謂霹靂手也。」錢曰：「安能霹靂手，僅免葫蘆蹄也。」

葫音鵠 明道雜志

唐子西文采風流，人謂爲小東坡。

文獻通考引雁湖李氏語

張商英拜相，子西作內前行，坐貶惠州。

文獻通考引直齋陳氏語

唐庚謫惠州時，自釀酒二種，其醇者名「養生主」，其稍冽者名「齊物論」。

墨莊漫錄

唐子西爲關子東言，羅浮山道士觀，忽有老虎來廊廡間，子西瞿然。道士曰：「此郭文先生守丹竈虎也。年深爪牙落盡，亦復無聲，可狎而玩。然其視眈眈，光彩射人，若不馴擾也。」子東因賦啞虎詩。研北雜志

今日舟內霜寒，有人致酒，遂獨飲一杯，醺然逕醉。念賈處士貧甚，無以慰其意，乃作古木怪石一紙。每遇飢時，輒開看，還能飽人否？若是吳興有好事者，能爲君月致米三石，酒三斗，終君之世，便以贈之。不爾，令雙蓮葉收掌，須添丁長以付之。志林按雙蓮葉，耘老妾，添丁，其子名也。

吳興東林沈偕君與，卽東老之子也。家饒於財。少游京師，入上庠，好狎遊。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，沈欲訪之。乃呼一賣珠人於門首茶肆內，議價再三，不售，撒其珠於屋上。賣珠者窘甚。君與笑曰：「第隨我來，依汝所索還值。」蔡於簾內窺見，大驚，唯恐其不來。後數日乃詣之，其家喜相報曰：「前日撒珠郎至矣！」接之甚至，自是常往來。一日攜上樊樓。樓乃京師酒肆之甲，飲徒常千餘人。沈遍語在坐，皆令極量盡歡，至夜盡爲還所值而去，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。既而擢第，盡買國子監書以歸。時賈收耘老隱居苕城南橫塘上，沈嘗以詩遺之，蟹曰：「黃秔稻熟墜西風，肥人江南十月雄。橫跪蹒跚鉗齒白，圓膚吸脅斗膏紅。」蘊須園老香研柚，羹藉庖丁細擘葱。分寄橫塘溪上客，持螯莫放酒杯空。耘老得之不樂，曰：「吾未之識，後進輕我。」且聞其

不羈，因和韻詆之云：「彭越孫多伏下風，蝤蛑奴視敢稱雄！江湖縱養膏腴紫，鼎鑊終烹爪眼紅。嘲稱吳兒牙似鍛，劈慚湖女手如葱。獨憐盤內秋臍實，不比溪邊夏殼空。」君與怒曰：「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，言人短長，曾爲人所訟。吾以長上推之，乃鄙我若此！」復用韻報之云：「蟲腹無端苦動風，團雌還卻勝尖雄。水寒且弄雙鉗利，湯老難逃一背紅。液入幾家煩海滷，醢成何處汙園葱。好收心躁潛蛇穴，毋使雷驚族類空。」賈晚娶真氏，人謂賈秀才娶真縣君，以爲笑。沈所指團雌爲此。賈尋悔之，而戲語已傳播矣。齊東野語

朱曉容，不知何許人。嘗爲浮屠，以善相遊公卿間，號容大師。朱臨、姚闢久同場屋。馮太尉京榜，二人俱赴廷對。殿唱日，禁門未開，瞳曨未明。或云曉容立茶肆，朱、姚聞之，走覓容，果與一白袍偶坐。姚連揖懇求一觀氣色，容指偶坐者曰：「狀元已在此，何勞他問？」偶坐者馮京也。姚力挽之，容不得已，爲就鄰邸燈火下視之曰：「姚第幾甲，朱第幾甲。」人聽臚傳，皆如所言。朱致仕居吳興。忽一日，曉容自京師來謁，公欣然接之。是時二子行中，久中秋試不利，皆在侍下。公使冠帶而出，容一見驚起賀曰：「後舉狀元也！」後三年，二朱至京師，舍開寶塔寺，容寓智海禪刹相次，行中預薦。明年，省闈優等，殿試病作。是時王氏之學，士人未多得。時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，因信筆寫以答所問，極不如意。卷上，日方午，遂經御覽，神宗良愛之。行中日與同舍圍棋，每拈子欲下，必罵賊秃，蓋恨容許之誤也。未唱名前數日，有士人通謁，延之

坐。揖行中起，附耳語曰：「乃梁御藥門客，特令報足下卷子，上已置在魁等。」行中唯唯而入，再執棋子，手輒顫，緣龍辱交戰，不自持。獨往智海。容聞其來，迎問握手曰：「非晚唱名，何爲來見老僧？」必是得甚消息來。」行中曰：「久不相見，來問訊耳。」容曰：「胡不實告我？」馮當世未唱名時，氣象亦如此。」行中因道梁氏之事。容喜甚，爲開樽設具，且曰：「吾奉許固有素，只有一人未見爾，當爲邀來同飲。」仍戒曰：「此人藍縷，不可倨見，亦不得發問，問則彼行矣。」至寺廊，引一丐者入。見行中不甚爲禮，便據上坐。相與飲酒斗餘，不交一談。容徐曰：「此子當唱名，先生能一留目否？」丐者曰：「爾曰何？」容曰：「已定他冠多士。」丐者擺頭曰：「第二人。」躡行中足使起，密徵其意。但曰：「偶數多。」更無他語，遂罷去。明日飯罷，率行中寺庭閑步，出門遙見余行老亦入寺。容不覺拊髀，驚謂行中曰：「始吾見子，以爲天下之美盡此矣，不知乃有此人。」行中曰：「此常州小余也。某識之，何遽及是？」容曰：「子正怕此人。昨日聞偶多之說，今又覩此人，茲事可知矣。」行中發解過省，皆在二數。及聽臚，行老果第一，行中次之。行中解褐，往謝容，容勞之曰：「子誠福人，今日日辰，以法推之，魁天下者官不顯。子至侍從。」其後余止館職，知湖州卒。行中至中書舍人。朱行中自右史帶假龍出典數郡。是時年尚少，風采才藻皆秀整。守東陽日，嘗作春詞云：「小雨纖纖風細細，萬家楊柳春烟裏。戀樹濕花飛不起。愁無比，和春付與東流水。九十光陰能有幾？金龜解盡留無計。寄語東流沽酒市。拚一醉，而今樂事他年淚。」予以門

下士，每獲從容，公往往乘醉大言：「你曾見我『而今樂事他年淚』否？」蓋公自以爲得意句，故誇之也。予嘗心惡之，而不敢言。行中後歷中書舍人，帥番禺，遂得罪，安置興國軍以死。流落之兆，已見於此。泊宅編

先公在元祐背馳，與蘇轍尤不相好。公知廬州，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，劾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，轍爲內應。公坐降知壽州。後在廣守，與東坡邂逅，出詩文相示。既得罪，范致虛行責詞云：「諂交軾、轍，密與唱和。媚附安、李，陰求進遷。」或以轍事語范，范曰：「吾固知之，但不欲偏枯卻屬對。」范學於先公，或疑其背師，蓋國事也。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。萍洲可談

先公崇寧元年帥廣。正日游蒲澗，見遊人簪鳳尾花，作口號一聯云：「孤臣正泣龍鬚草，遊子空簪鳳尾花。」蓋以被遇先皇，自傷淪落。後監司乃指此句爲罪，其誣注云：「契勘正月十二日，哲宗皇帝已大祥，豈是孤臣正泣之時？」讒口可畏如此。萍洲可談 按可談朱或著，行中子也。

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書名畫，帥建康日，知先人素從後湖蘇養直徵君游，託移書求仇池故硯。蘇答云：「抄掠之餘，所存百骸九竅耳。平生長物，豈復一毫，況仇池之尤物乎！」公殆索我於昔之隱几者也。孟見之笑曰：「只是不肯見畀爾！」清波雜志 按仇池故硯，似是東坡故物。養直爲東坡同族。養直父堅與東坡稔，或知故物在其家，從而求之耶。

蘇養直居句金日，有小鬟，常云「內子不容」。僕戲云：「既云閭中不容，何以有此？」養直曰：

「初未嘗使令，況手脚如落湯螃蟹，又何足取！」滿座大笑。遂目其小鬟爲「落湯螃蟹」。可書

蘇養直隱居京口，紹興間，與徐師川同召。養直不起，師川造朝，時便道過養直，留飲甚歡。二公平時對弈，徐高於蘇，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：「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。」師川有愧色。鶴林玉露

蘇庠隱居後湖，紹興間，屢詔不赴。僮僕見使者沓至，輒相謂曰：「官來勾我秀才，須要正身出頭。」張氏可書

蘇後湖之子扶，攜古畫羅漢十六人出以相示，且云：「家世珍藏殆百餘年，大父昔在廬山下，聞山谷先生在山，亟攜畫求題尊者名號，時死心禪住歸宗，一見笑曰：『夜來夢十六僧來掛搭。』命洒掃新室陳焉。死心偈之，山谷書之。」扶又言家有瑪瑙盂，用以日飯一尊者，假失具飯，太夫人必夢求齋。清波雜志

蘇庠以病目號眚翁。後居丹陽之後湖，稱後河病民。書畫譜

蘇養直家孫女曰蘇婆，其嚴毅不可當，三五十年朝報奏疏，琅琅口誦，不脫一字。貴耳集

郭祥正，母夢李白而生。聖俞嘗曰：「天才如此，真太白後身也。」苕溪漁隱叢話